

魯迅著作手稿全集

啓功題端



(十)

顾问

王得后

主编

萧振鸣

鲁迅著作手稿全集

启功题端



(十)

福建教育出版社

第十卷目录

理水(共四十一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一〇五七
萧红作《生死场》序(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〇九九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一〇二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牋钞》序(共二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一〇五
杂谈小品文(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	一一〇七
书的还魂和赶造(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一一〇
『题未定』草(六至九,共二十一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十九日	一一一三
论新文字(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一三四
《死魂灵百图》小引(共一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一三七
《故事新编》序言(共六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一三八

《且介亭杂文》附记(共七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一四四

《且介亭杂文》序言(共二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一五一

《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共二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一五三

采薇(共五十一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一一五五

理

水明河家三行

一 修得家三行

這時候是「湯湯供水方割，浩浩懷山裏陸」
的，窮的百姓，倒並不都擠在露出水面的山頂上，有
的網在樹頂，有的■坐着木排，木排上搭有小小的
板棚，從岸上看起來，很富於詩趣。

這地裏的消息，是從木排上傳遞來的。大家終
于知道鯨大人因為治了九黎年的水，什麼教誨也
沒有，上頭龍心震怒，把他克軍到羽山去了，接任的

好像就是他的兒子。文命少爺乳名叫作阿禹。

災患得之，大學已解散，連幼稚園也沒有地
 方用，所以百姓們都有些沌沌混混，只在文化山上，
 還聚集着許多學者，他們的食糧，是都從奇肱國用
 飛車運來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無所研究。所以
 然而他們要面，大概是反對儒的，或者簡直不相信
 世上真有這個禹。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款款的發響，愈響
愈厲，愈飛車看得清楚，車上插一旗，畫着一個
黃圈，圈在右邊，左離地五六尺，掛圖下，一隻隻盤子，未別

人丁不知道裏面裝的什麼，只敢得上下在講話：

「古鏡林！」

「好杜有圖！」

「古魯我哩……」

「O, K!」

飛車向考略圖疾飛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聲，學者們也特悄悄，這是大家在吃飯。獨有小周圍的水底，擡着石頭，不住的澎湃。響。午覺還未，精神百倍，於是學說也就壓倒了情聲了。

「隔來出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蘇的兒子

的话，一个拿拉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功夫，得到一个结论：同人的^{小孩}都是坏人，^{小孩}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小孩}不成功，他的儿子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男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K! 一个不拿拉杖的学者说。」

「不过您要想想咱们的太上皇，^{小孩}一个不拿拉杖的学者说。」

「他先前虽然有些福，现在可是败坏了。倘是

男人，我永遠不會好……

「OK！」

「這些都是貴話，」又一個  男子吃

吃的話，立刻把鼻尖脹得通紅。「你們是受了謠言
的騙的，其實並沒有所謂騙，高。是一條蟲，蟲
會治水的嗎？我有鱈也沒有，鱈。是一條魚，魚
會治水水水的嗎？他說到這里把兩腳一踏，緊
得非常用力。」

「小通鱈却的確是有的，七年以前，我還親眼
看見他到莫奇山腳下去賞梅花的。」

「那麼，他的名字弄錯了，他大概不叫『鮓』，他的名字應該叫『人』。至於禹，那可一定是一位愚，我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他的烏有，叫大家來公評……」

于是他敏捷的站了起來，摸出一把利刀，利刀上抹大松樹皮，用些刺的麵包末屑和水研成漿，調了炭粉，在樹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寫上抹殺行禹的考據，足足化掉了三九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葉，如果住在水排上，就改給一貝殼鮮水苔。

以喝逐。

「有的呀，連叫『狗』『貓』的也有。」

「鳥頭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辯論了，」拿拉杖

的學者放下麵包，擱在中间說：「御下人都是黑人。」

拿杖的豪漢來，他又轉向御下人大聲道：「我—

定會看見你的上代都是黑人……」

「我就從未有過豪漢……」

「但，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們這些東

西可惡！」

「不過用不着豪漢，我的學說是不會錯的。」

鳥頭先生更加憤憤的說：「先生，許多學者都寫信來贊成我的學說，那些信我都帶在這裡……」

「不，那下應該查查……」

「但是我是沒有家譜，現在又是這麼的人荒馬亂，交通不方便，要寫信的朋友們來信贊成，請你

外據，真也比埋柩殼裏做這場送葬。外據就在眼前：這叫鳥頭先生，莫非真的一個鳥兒的頭，是人嗎？」

「哼！鳥頭先生氣急到連斗輪都忘掉了！你竟這樣的侮辱我！說我不是人！我要和你法律解決！」

「……」

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願大辟——就是殺頭呀，你懂？沒有要不然，你是~~應該~~反坐的。你等看罰，不要動，等我吃完了炒麵。

「先生，」廊下人麻木而平靜的回應，「您是學者，應該知道現在已~~是~~午後，別人也要忙，餓的~~下~~恨的是~~思~~人的肚子和聰明人的一樣，也要餓。真是勤不起得很，我要撈青菜多了，等您上了坐之後，我再來換菜罷。」於是池冰上木柵，拿起個兜，撈着水草，泛泛的送開去。看暮色漸漸的走散，吳頭先生就江看耳輪和魚去從新喫炒麵，拿拄杖的學者，在握緊。

然而，禹上究竟是一洪虫，還是一個人呢，却
仍然是一個疑問。

二 修條書二行

禹也真好像是一洪虫。

大丰年過去了，奇肱國的飛車已經來過一回，
漢道松樹身上的文字的木排屠氏十個裏面有九
個生了腳氣病，流水的新宮都還沒有消息。直到第
十回飛車來過之後，這才傳來：新國，說禹是確有
這麼一個人的，正是鯀的兒子，也確是簡狄了水利

大臣，三年之前，已從廣州啟節，不久要到這里了。

大家所有一點興奮，但很冷淡，不大相信，因為這一款不甚了了的傳聞，是誰都聽得耳朵起繭了的。

然而這一回却又傳得見得丁未十多天之後，幾乎誰都說大臣的確要到了，因為有人出去搭浮草，親眼看見過官船；他還指着路上一塊烏青的疙瘩，說是為了回這得太慢一點了，喫了一下官兵的棍。我：這就是大臣確已到來的證據。這人從此就很有名，也很忙碌，大家都爭先想後的去看他路上的疙瘩，幾乎把木排踏沈；後來送送學者，竟了地，一個

心研究，決定了他的是否確是真虎癩，使烏頭先生
也不再執成見，把考據呈讓給別人，自己另去搜
集民間的曲本。

一大陣獨木大舟的到來，是在頭上打出虎癩
的大約二十多天之後，每隻船上，有二十名官兵打
柴，三十名官兵持矛，前後都是旗幟，剛靠山頂，紳士
們和學者們已在岸上列隊恭迎，過了大半天，這才
從最大的船裏，有兩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員出迎，約
四十個穿虎皮的武士簇擁着，和迎接的人們一
同到最高的石屋裏去。